

理琪：天福英雄 胶东之魂(一)

□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/图

(上接 A3 版)

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，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。带着党的重托，理琪义无反顾地来到中央机关做电报收发工作。他身负机要重任，总是巧妙而出色地完成

任务。然而，上海斗争形势严峻，隐蔽中的我党地下组织遭到敌人破坏，许多活动被迫暂时停止下来。一些地下工作者也暂时与组织失去联系，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，十分险恶。理琪经常饿着肚子流浪街头，但他怀着对党赤诚的心坚持斗争。1935年下半年，理琪

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，无法在上海开展工作。

正当他为寻找党的组织焦灼万分时，和他经常保持联系、在河南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同窗好友邓汝训突然来信，问他愿不愿意到胶东开展革命斗争……

危难之际 领航胶东

胶东，名称来源于秦朝胶东郡，大范围指胶莱河以东地区，小范围指烟台、威海地区。在风云激荡的历史节点上，胶东一些村庄党的活动如星星之火，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点燃了群众的革命热情。然而，反动势力对人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。特别是1935年11月29日(农历十一月四日)胶东“一一·四”暴动失败后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疯狂的“清乡”。大批暴动队员被抓被杀，胶东各县党组织惨遭破坏，整个胶东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中。第三届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被捕，国民党将其杀害后，人头悬挂文登城门示众3天。文登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3000多人，一次被杀30多人，城内一片血雨腥风。乳山县(原属牟平、海阳地)有关资料记载，全县有230多名党员被敌人杀害，有的被扒心挖胆，有的头颅被割挂在城门或电线杆上示众。

胶东东部的革命火种，几乎全部被扑灭。

接到同窗好友邓汝训来信时，在上海的理琪从报纸上得知“胶东赤匪猖獗”，国民党对“一一·四”暴动血腥镇压，此去胶东同样冒着巨大危险……

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从上海到胶东，理琪的革命生涯走向高潮。

理琪不是胶东人，本和胶东无任何关系，是什么原因和力量让理琪毅然决然来到胶东这块陌生的大地？他是怎样和胶东党组织接上关系的？

今年6月15日，记者远赴胶东，和威海市文登区红色胶东研究会会长许建中共同追寻理琪战斗足迹，擦亮这段岁月印痕。

“西字城里党旗红，理琪豪迈来胶东”。这是2022年12月，曾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上将，纪念理琪来胶东重燃革命烽火的题词，道出其中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。

在文登、荣成、威海卫交界处，连绵起伏的山脉将西字城村深情地揽入怀中。村庄不大，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革命风云。记者一行驱车来到西字城村邓汝训老宅。老宅红瓦黄墙，充满沧桑。在这里，许建中还还原了理琪初到胶东时的一些场景。

“一一·四”暴动失败，胶东党组织群龙无首，和上级失去联系。当时在河南省委工作的邓汝训收到老家文登党组织求助信后，在无法找到上级党组织的危急情况下，果断选择了理琪。理琪是党员且有着大城市地下工作经验，还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和城市暴动经验，相信他能携民众及同志开辟胶

东革命新天地。邓汝训特意安排理琪，到胶东后找文登临时县委书记、沟于家村的张修己联系。

党在危难时刻，即使前方是刀山火海，理琪也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接下异地党组织请求，决心远赴胶东挽救危局。

1936年1月，理琪化名“王奇”，身着长袍，乘船由上海辗转至文登。当时负责接头的地下交通员后来回忆初见理琪的情景——“长袍先生提着木箱，在冷风里笔直地站在集市旁边一棵大树下，他大约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细身材，中等以上个子，圆脸型，大眼睛，戴副眼镜，清瘦干练，斯斯文文的。只感到此人沉稳、坚定，眼神深邃而锐利，让人一看就生出希望来，这是个浑身洋溢着激情的人，这是个蕴藏着无限能量的人。”

受文登临时县委书记张修己指派，西字城村地下党员前去迎接理琪。夜幕掩护下，理琪在西字城村暂住。过了两天，理琪找到邓汝训家，向邓家人出示了邓汝训亲笔信。信中有道：“今来人王奇弟，是我结拜金兰兄弟，情同手足，仁道甚厚。彼来故乡，一则拜认母亲，二则顺销文房四宝。望兄长禀告母亲以客相待……”

理琪拜邓母为干娘，在邓汝训家暂住下来，并与党员刘庆华取得联系，初步了解了胶东的情况。

“十几天后，理琪由人护送，夜行崎岖山路，来到六里地外沟于家村的张修己家，也就是文登临时县委所在地。”许建中说，理琪是外地人，口音不同，容易暴露目标。大家把理琪当亲人，经常教他当地方言，亲密无间。

理琪到沟于家村住在张修己家，白天隐蔽在张家的西间听取汇报，晚上和张修己穿山越岭，物色发展新党员。

风起云涌的胶东大地，需要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。在理琪指导下，胶东革命犹如漫漫黑夜里有了指路明灯。革命同志有了主心骨，以更大勇气迎接新的挑战。

来到胶东一段时间后，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，也为了表达内心的坚定理想信念，他开始使用理琪这个名字。为什么选用这两个字？他从革命导师列宁的原名“弗拉基米尔·伊里奇·乌里扬诺夫”中取“里奇”两字的谐音，理琪这个名字从此产生了。从游建铎到王奇，再到理琪，他在革命道路上始终向前。

一封长信 拨正航向

回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。

胶东临时特委成立后，为加强胶东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，理琪曾创办《真理报》。他担任主编，亲手撰稿。每逢桥头集日，党员就偷偷将《真理报》提前张贴在集市的大树上或石碑上。第二天赶集时再混在人群中观察众人的反应。常常听到有人悄悄议论说，这个小报真好，说的道理很对。《真理报》先后出版5期，吹响了战斗号角。

白色恐怖中，敌人经常“清乡”。为了安全，理琪常常从一个村转移到另一个村，在极端危险与困苦的情况下，他深入基层做了大量基础研究工作。

参照在中央苏区时的经历，1936年6月，理琪撰写15000多字的《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》。这封信，从思想、政治、组织、军事等方面总结了过去阶段胶东党的工作，分析了当前斗争形势，提出了近阶段胶东党组织的任务。这也是指导胶东革命的第一份文件，饱含马列主义思想，一经发出，当即在基层党组织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



(美术作品)1936年1月，理琪只身一人，来到胶东，领导革命。

摄于山东牟平雷神庙战斗遗址纪念馆

如今，沟于家村中共胶东特委旧址门口设置了保护标志，属文登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旧址房顶由厚厚的贝壳铺设而成，保持了战争年代原貌。

理琪起居室内按原貌复原，笔墨纸砚、桌子柜子摆放整齐。展厅内，各种红色文物、红色历史以实物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出来。

“理琪的到来，使胶东革命火焰重新燃起。为躲避敌人‘清剿’，理琪后来又来到威海卫、济南避险。不久，第二次来到沟于家村。”许建中说，1936年4月，党组织在沟于家村建立胶东临时特委，理琪任书记。

听说记者来自理琪老家周口，沟于家村党支部书记杭良很惊奇、很高兴。这也是多年来，他第一次向理琪家乡的记者讲理琪：“现在，我们沟于家村委会里有一位会计，他姥爷当年就是理琪的秘书呢……”

“大雪飘飘在空中，胶东正在闹暴动……机枪大炮轰，多少烈士鲜血红……”展厅内，《胶东正在闹暴动》的词谱展板占据门与床之间大半个墙壁，将人带

一封长信，拨正胶东革命航向。胶东党组织在这份文件精神指导下，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恢复壮大。

在泥墙斑驳的理琪起居室，记者仿佛看到，如豆灯光下，理琪正总结“一一·四”暴动失败经验教训，撰写《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》，饿了，喝口凉水；喝了，啃口饼子，奋力重燃胶东革命星星之火。

为保护胶东特委旧址，村里修路时专门将房子保留下来。十几年前的春节，有小孩放鞭炮，将胶东特委旧址房顶烧着了。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杭良和村民冒着危险上房顶将大火扑灭。红色遗址，承载着珍贵的红色记忆，是村里人永远的精神财富。目前，村里正进行胶东特委旧址修复，打造红色研学点，建设红色文旅村庄。不仅节假日，平日人们也常来这里寻找革命初心、缅怀革命先烈。

村党支部书记杭良深情地说：“理琪作为河南人，在胶东革命遭遇困境的关键时期，来这里指导胶东革命，群众都很尊重他、感激他，更怀念他。”②18